

弗罗贝纽斯 的非洲学观点及其 对桑戈尔黑人精神学说的影响

张 宏 明

内容提要 德国人类学家莱奥·弗罗贝纽斯非洲学理论的主要思想观点可以概括为：非洲拥有自己的历史和文明；黑人是非洲历史和文明的创造者；非洲黑人文明存在着某些共同的特征；不同文明各具特色和优势；不同文明之间的交融是人类文明发展的趋向，等等。上述思想观点不仅在当时欧洲学术界独树一帜，而且深刻地影响了黑人精神运动的倡导者，并成为桑戈尔黑人精神学说的重要理论来源之一。

关键词 弗罗贝纽斯 桑戈尔 黑人精神

作者简介 张宏明，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北京 100007）。

在黑人精神运动的孕育过程中，对其倡导者影响最大的欧洲学者当属德国学者莱奥·弗罗贝纽斯（Leo Frobenius, 1873– 1938）。正是在弗罗贝纽斯思想的启发下，黑人精神运动的倡导者才形成了一种“新的非洲世界观”（a new African Worldview）。¹ 诚如黑人精神理论家列奥波尔德·塞达·桑戈尔（Léopold Sédar Senghor）所言：“弗罗贝纽斯或许不是惟一的一位，但他无疑是那时最积极地谈论我们所最为关心的问题——非洲黑人文明的性质、价值和命运的欧洲人；他的著作《非洲文明史》和《文明的命运》成为整整一代黑人大学生的圣书”；“时至今日，在我们的精神和灵魂深处仍烙有这位大师的痕迹。”^④ 黑人精神运动的另一位领军人物马提尼克学者埃梅·塞泽尔（Césaire）对弗罗贝纽斯在恢复非洲历史和文明名誉方面的贡献同样给予高度评价，称他是黑人精神运动的思想导师。的确，在黑人精神理论的形成过程中，弗罗贝纽斯非洲学观点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尤其成为桑戈尔黑人精神学说重要的理论来源之一。^④

—

莱奥·弗罗贝纽斯是德国著名的人类学家和非洲学家，也是少数几位受到黑人知识分子尊重的西方学者之一。弗罗贝纽斯的学术研究涉及人种学、考古学、历史学和哲学等诸多领域，其学术观点主

¹ See Léopold Sédar Senghor, *The Revolution of 1889 and Leo Frobenius, in Africa and the West: The Legacies of Empire*, Edited by Isaac James Mowoe and Richard Bjornson, Greenwood Press, 1986, pp. 77– 86.

^④ Léopold Sédar Senghor, *Négritude et Germanité I, in Liberté* ④ *Négritude et civilisation de l'universel*, Paris, le Seuil, 1977, p. 13.

④ Cf. Mongo Béti et Odile Tobner: *Dictionnaire de la Négritude*, Paris, L'Harmattan, 1989, pp. 116– 117.

要反映在非洲学研究之中。1904~1935年,弗罗贝纽斯12次赴非洲大陆进行实地考察,足迹遍及非洲的许多地方。他的学术著作在非洲学研究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思想观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非洲拥有自己的历史和文明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人类学研究中弥漫着“欧洲中心论”的观点,而种族主义的泛滥又进一步强化了学术界对非洲历史和文明的偏见。当时的主流观点是,非洲(撒哈拉以南非洲,下同)没有历史,至少在欧洲人到来之前没有历史,有的只是欧洲人在非洲的历史——殖民史;非洲大陆也没有产生出任何真正的文明,任何值得称道的东西都是通过外部传播进来的;黑人是生活在自然界中的野蛮人,其思维能力仍停留在原始的非理性状态,这种原始思维与文明的欧洲人所固有的逻辑思维有着本质区别。而“弗罗贝纽斯则与那时仍旧对大多数西方人类学家在非洲学研究中起主导作用的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假设决裂了”。他不仅对崇尚实证主义的人种学家在研究非欧洲民族问题时所采用的事实堆砌的方法提出质疑,还以自己的切身体验驳斥了种种强加在黑人身上的偏见,同时明确提出非洲曾有过辉煌的文明,所有黑人都应以此为荣。^①

非洲是人类的摇篮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而在关于非洲是人类起源地的考证方面弗罗贝纽斯是其中的先驱者之一。^②他认为非洲大陆不仅是人类的诞生地,也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并且直到旧石器时代晚期始终走在整个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前列。在《文明的命运》一书中,弗罗贝纽斯用了大量篇幅记述了非洲大地,特别是山区地带所提供的许多远古文明的信息。^③弗罗贝纽斯通过对那些在非洲被发现的石器时代中期的骨雕、石雕和牙雕作品的考证,认为其题材并不是北方风格,而是来自赤道的史前文明的原始题材。^④即便到了中世纪后期,非洲文明依然令欧洲人刮目相看。当葡萄牙首批航海者和传教士到达刚果王国时,发现那里许多人身着丝绸和丝绒,国家治理得井然有序,手工业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1906年,弗罗贝纽斯深入刚果南部地区的卡萨伊-桑库鲁考察时,看到的依然是整洁的街巷,排列有序的房舍,雕饰精美的各种武器和生活器皿,从儿童到老人都很有教养。^⑤基于上述理由,特别是1910至1912年,他在考察了位于今尼日利亚西南部森林地带的伊费城废墟及其周边丛林约鲁巴人文化遗迹后,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直到20世纪初仍旧弥漫于欧洲学术界的关于黑人愚昧落后、非洲没有历史和文明的观点完全是欧洲人臆造的。^⑥

桑戈尔坦言,阅读弗罗贝纽斯的著述使他对非洲的历史和文明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因为在此前包括他在内的许多黑人一直被白人“教化者”告知非洲没有自己的历史和文明。桑戈尔在《黑人精神与德国特性》一文中这样记述道,当黑人精神运动的倡导者阅读了弗罗贝纽斯《非洲文明史》和《文明的命运》这两部著作后,所有过去萦绕在脑际的混乱观念都变得清晰起来;在欧洲人普遍拒绝承认非洲拥有自己的历史之际,弗罗贝纽斯却宣称非洲不但是一个拥有历史的大陆,而且非洲黑人的文明程度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⑦桑戈尔在弗罗贝纽斯诞辰一百周年之际发表的题为《莱奥·弗罗贝纽斯的教诲》的纪念文章中不无感激地写道:“没有比弗罗贝纽斯将非洲展示给世界及使非洲人了解自己的历史更好的了。”^⑧

(二) 黑人是非洲历史和文明的创造者

^① See L opold S dar Senghor, op. cit, p. 8.

^② See L opold S dar Senghor, *Les Leçons de Leo Frobenius*, in *Libert* ④ *N gritude et civilisation de l' universel*, Paris, le Seuil, 1977, pp. 403-404.

^③ Cf. Leo Frobenius, *Le Destin des civilisations*, Paris, Gallimard, 1936, pp. 64-65.

^④ Cf. Leo Frobenius, *Histoire de la civilisation africaine*, Paris, Gallimard, 1936, pp. 178-179.

^⑤ Cf. Leo Frobenius, *Histoire de la civilisation africaine*, Paris, Gallimard, 1936, pp. 14-15.

^⑥ See L opold S dar Senghor, *Les Leçons de Leo Frobenius*, in *Libert* ④ *N gritude et civilisation de l' universel*, Paris, le Seuil, 1977, p. 399.

^⑦ See L opold S dar Senghor, *N gritude et Germanité* ⑤, in *Libert* ④ *N gritude et civilisation de l' universel*, Paris, le Seuil, 1977, p. 340.

^⑧ L opold S dar Senghor, *Les Leçons de Leo Frobenius*, in *Libert* ④ *N gritude et civilisation de l' universel*, Paris, le Seuil, 1977, p. 398.

弗罗贝纽斯不仅用确凿证据证实了非洲历史和文明的存在, 而且明确指出非洲历史和文明是由黑人创造的, 从而动摇了建立在文化传播主义和种族主义基础上的“含米特假设”¹。这种假设的要旨是不承认黑人是非洲文明和历史的创造者, 认为非洲一切具有文化成就性质的东西都是从外部传播进来的。弗罗贝纽斯认为每个种族都有自己的世界观, 都以自己固有的方式应对周围环境, 并以其独特的方式发展。^④在阿拉伯柏柏尔人文明的触角穿越撒哈拉沙漠之前, 非洲黑人文明业已形成自己的特性。换言之, 非洲黑人文明和阿拉伯柏柏尔人文明是两种不同的文明。为了更好地区别这两种不同的文明, 弗罗贝纽斯把前者称为“埃塞俄比亚文明”(Ethiopean civilization), 将后者称为“含米特文明”(Hamitic civilization)。他在经历了南非、刚果、贝宁、尼日利亚、塞内加尔和苏丹等地的实地考察后得出结论: 透过非洲大陆不同地区文明纷繁复杂的表象, 可以从中看到一种相似的精神、相似的特征和相似的本质, 后者体现于黑人的思想和行为之中。由此, 弗罗贝纽斯认为在整个黑非洲大陆都存在着一种同质性的文化, 并称之为“埃塞俄比亚文明”, 即非洲黑人文明。^④

弗罗贝纽斯还通过比较研究, 从地理、历史、社会关系、所有制形式和文化特征等角度阐述了“埃塞俄比亚文明”与“含米特文明”之间的差异。在他看来, “埃塞俄比亚文明”的决定性因素是植物, 即农业生活, 是耕作者和采摘者的文明, 其区域包括除霍屯督人、布须曼人和俾格米人生活地区之外的整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在这种文明中, 基本的社会结构是扩大了父权制家庭, 即生活在一个村庄的家庭群体。在这个家庭群体中没有私有财产, 土地、牲畜等生产工具和收获均为家庭群体公有。在埃塞俄比亚文明中, 换言之, 在传统的非洲人看来, 人类的生活受到植物生长的支配, 而植物生长又受到自然环境的支配; 自然界的万物被众多隐秘的生灵赋予生机与活力, 人类只是这众多生灵的一部分, 人类必须遵守自然界和谐的秩序, 因此“在埃塞俄比亚文明中, 家庭的团结是一个中心的和关键的问题。”^⅔而“含米特文明”的决定性因素是动物, 即牧业生活, 其经济活动介于狩猎和游牧之间, 这是狩猎者和游牧者的文明, 其区域包括撒哈拉沙漠在内的北部非洲。这种文明的社会结构是母权制, 其家族成员包括所有女性祖先的后代。在这种文明中, 除了牧场和猎场属于氏族共同所有外, 氏族成员拥有私有财产, 它是以个人在家庭中的个体化为动力的。受环境的影响, 在沙漠或半沙漠地区生活的游牧者远不如耕作者和采摘者的生活安定, 氏族成员间的关系也不如后者融洽、和睦; 对游牧者来说, 征伐已成为其生活的一部分。^⅔据此, 弗罗贝纽斯认为, 由于受自然环境, 特别是生产方式等因素的影响, 非洲黑人与阿拉伯柏柏尔人之间的差异在文化方面比在人种方面体现得更为明显。具体来说, “埃塞俄比亚文明”是一种“神秘的”、“直觉理性的”文明, 它所揭示的是“实在的意义”, 其特征是“谅解、象征、富于幻想”; 而“含米特文明”则是一种“奇妙的”、“推理理性的”文明, 它所反映的是“事实的意义”, 其特征是“统治、寓意、喜欢陶醉”。^⅔

弗罗贝纽斯之所以被黑人精神运动倡导者尊奉为 20 世纪上半叶欧洲最伟大的人类学家, 一方面是因为他为非洲历史和文明恢复了名誉, 但更重要的还在于他是一位反种族主义者。弗罗贝纽斯坚信种族差异主要是由于文化因素, 而非人种因素促成的。例如, 从种族上讲, 霍屯督人、布须曼人和俾格米人更接近于黑人而非阿拉伯柏柏尔人; 然而, 他却将之与法国人、英国人和美国人一道归入“含米特文明”之中; 而将德国人与非洲黑人一同归入埃塞俄比亚文明。^⑤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种族主

¹ Bernard Nantet, *Diogenes d' Histoire et Civilisations africaines*, Larousse, Paris, 1999, pp. 133-134.

^④ Cf. Leo Frobenius, *les Destin des civilisations*, Paris, Gallimard, 1936, p. 131.

^④ Cf. Leo Frobenius, *Histoire de la civilisation africaine*, Paris, Gullimard, 1936, p. 16, p. 105; *Le Destin des civilisations*, Paris, Gullimard, 1936, p. 95, p. 127.

^⅔ Leo Frobenius, *Histoire de la civilisation africaine*, Paris, Gallimard, 1936, p. 204; *Le Destin des civilisations*, Paris, Gallimard, 1936, p. 105.

^⅔ Cf. Leo Frobenius, *Histoire de la civilisation africaine*, Paris, Gallimard, 1936, pp. 207-208.

^⅔ Cf. Leo Frobenius, *Le Destin des civilisations*, Paris, Gallimard, 1936, p. 95, p. 127.

^⑤ See L. opold S dar Senghor, *op. cit.*, p. 86.

义甚嚣尘上的特定历史氛围中，弗罗贝纽斯这种“标新立异”的做法无疑是需要勇气和胆识的，这也是黑人精神运动倡导者对他肃然起敬的原因所在。

(三) 确立非洲黑人文明的历史地位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在文化人类学研究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是进化论学派。其基本观点是将人类精神的同一性，即人类本质的一致性作为前提。而且与 18 世纪启蒙思想家不同，进化论者特别强调，人类精神的同一性不是自然理性之表现，而系技术、知识的普遍化使然。其结果，形成了以技术、知识水平作为惟一尺度来区分文明社会与野蛮社会的类型论。按照这种划分标准，非洲黑人无疑处于“原始、野蛮或前逻辑的状态”。弗罗贝纽斯对进化论者的上述观点持否定态度。他认为，种族如同人类个体一样是多样的，甚至是截然不同的。这种多样性或差异性是由其各自的感情、观念、信仰、生活习俗、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等因素决定的。每个种族都有自己的特性和世界观，并以其独立的方式发展。也正是受弗罗贝纽斯观点的启发，桑戈尔提出存在着一种超越时空的“黑人灵魂”（*l'âme noire*），即“黑人精神”，它赋予黑人一种共同的心理特征，并反映了黑人世界文化价值的总和。¹

然而，弗罗贝纽斯并未能就此停步，正如桑戈尔所言：“单单是恢复非洲文明的名誉似乎就已经足够了，而弗罗贝纽斯还继续将他的分析向纵深推进：他把埃塞俄比亚文明与德国文明相提并论。”^④在弗罗贝纽斯对文明的分类中，德国文明和埃塞俄比亚文明属于同一“精神家族”，被一同列入带有神秘色彩的东方文明之中。弗罗贝纽斯认为西方造就了英国的现实主义和法国的理性主义；东方则造就了德国的神秘主义，它与非洲埃塞俄比亚文明存在着某种程度的相似性。他进而指出，“法国文明、英国文明和含米特文明反映的是事实的意义；而德国文明和埃塞俄比亚文明揭示的是实在的意义。”^{④⑤}在弗罗贝纽斯看来，黑人对事物的把握是通过内在的能量来感知其意义，因而他将埃塞俄比亚文明称之为“感觉的文明”（*civilisation du sens*）、“实在的文明”（*civilisation du réel*）或“直觉理性的文明”（*civilisation de la raison intuitive*）。^{1/4}换言之，“埃塞俄比亚文明”同样也重视事实，所不同的只是它是通过内在的能量来阐明这些事实的。因此，非洲文明并不比以逻辑推理或推理理性著称的西方文明低劣，而只是另外一种文明。

弗罗贝纽斯的上述观点对黑人精神运动的倡导者来说至关重要。桑戈尔曾这样评价道，在“黑人原始主义”（*primitivisme nègre*）及黑人思维尚处于“前逻辑精神状态”（*mentalité pré-logique*）等论调还十分猖獗的时候，在人们还拒绝承认非洲黑人文明的时候，是弗罗贝纽斯这位伟大的西方学者恢复了非洲黑人文明的真实性和非洲黑人的尊严。弗罗贝纽斯不是在不同种族的文明之间建立等级制度或排挤非欧洲民族，而是致力于用一种客观的态度去代替欧洲人根深蒂固的偏见和盲目的优越感。^{1/2}塞泽尔的妻子苏珊娜·璐西在《莱奥·弗罗贝纽斯与文明问题》一文中则更直截了当地指出，弗罗贝纽斯思想的意义就在于对欧洲文明的霸权地位提出了质疑，恢复了原始文明的地位，唤醒了非洲人的种族自豪感。

二

黑人精神运动经历了艺术表达、政治表达和哲学表达 3 个发展阶段。而将黑人精神概念由艺术提

¹ Cf. Léopold Sédar Senghor, *Liberté* iv, *Négritude et humanisme*, Paris, le Seuil, 1964, pp. 22–24, pp. 202–204, pp. 252–264; Léopold Sédar Senghor, *Liberté* ④ *Négritude et civilisation de l'universel*, Paris, le Seuil, 1977, pp. 69–79, pp. 90–97, pp. 398–404.

④ Léopold Sédar Senghor, *Négritude et Germanité* ⑤ in *Liberté* ④ *Négritude et civilisation de l'universel*, Paris, le Seuil, 1977, p. 340.

④⑤ Leo Frobenius, *Le Destin des civilisations*, Paris, Gallimard, 1936, p. 131.

^{1/4} Léopold Sédar Senghor, *Négritude et Germanité* ⑤ in *Liberté* ④ *Négritude et civilisation de l'universel*, Paris, le Seuil, 1977, p. 340.

^{1/2} Cf. Léopold Sédar Senghor, *Liberté* ④ *Négritude et civilisation de l'universel*, Paris, le Seuil, 1977, p. 13, pp. 340–341, p. 398, p. 403.

升到哲学高度这一过程主要是由桑戈尔完成的。换言之, 黑人精神所包含的哲学内涵实际上就是桑戈尔本人的思想。而作为桑戈尔黑人精神哲学的理论基础, 诸如非洲黑人文明的“直觉理性”特征、人类不同文明的互补性、构筑新的世界文明等观点, 大都可以从弗罗贝纽斯有关非洲学的思想观点中寻觅到传承关系, 尽管后者并非桑戈尔黑人精神理论的惟一来源。桑戈尔本人亦不讳言, “在创立黑人精神学说的过程中, 德国人, 特别是弗罗贝纽斯曾起过决定性的作用。”¹ 弗罗贝纽斯对桑戈尔思想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弗罗贝纽斯关于“埃塞俄比亚文明”(即非洲黑人文明)是一种“感觉的文明”或“直觉理性的文明”的观点奠定了桑戈尔黑人精神理论的哲学基础

就认识论而言, 与崇尚实证主义的人种学家和注重定量分析或图表式地罗列事实的社会学家的方法不同, 弗罗贝纽斯首先将认识对象视为一个相互作用的整体, 并主张用感知, 即直觉的方法来获取对事物价值的认识。他的理由或依据是, 实证主义者所崇尚的实证方法只能获得一些以数量表示的局部事实, 即事物的表象, 而不能获得这些事物的实在或本质。要想对事物进行全面和深层的透视, 惟有凭借感知或直觉的方法。弗罗贝纽斯明确指出, “人比其它任何生命有机体更具有感受实在的能力。这种感受不是由事物的表象, 而是由规定该事物的实在, 即是由该事物的本质引起的。”在他看来, 正是这些价值真正构成了生命的标志或生命的动因。^④ 据此, 他主张将直觉理性 (raison intuitive) 置于首要地位, 主张回到感知即直觉上来, 并以此作为认识事物的方法。因为, “感受或感觉就是思维……那些被我们称之为文明的东西通常就是灵魂的表达、灵魂的语言, 至少对直觉思维的人来说是这样。”^⑤ 弗罗贝纽斯还以艺术为例, 指出正是在感觉中, 亦即在激情中, 艺术找到了它的源泉; 也就是说, 艺术首先是对生活的本质的感知, 是对在引起激情的精神力量的感悟。

桑戈尔之所以对弗罗贝纽斯的直觉理性观点大加推崇, 与他学生时代的个人经历不无关系。从中学时代到大学时代, 那些崇尚笛卡尔理性主义和深受 19 世纪唯科学主义影响的法国老师就不厌其烦地教导黑人学生不要相信感情或感知获取的认识, 而只相信和接受理性的引导。在法国求学期间, 桑戈尔曾对理性主义产生过怀疑, 并试图以此作为他论文的题目, 但由于缺乏理论的指导导致无果而终。而正是弗罗贝纽斯向黑人知识分子提供了这种理论武器。桑戈尔在《莱奥·弗罗贝纽斯的教诲》一文中不无感激地写道, 是弗罗贝纽斯为他打开了通向直觉理性的大门。也正是受弗罗贝纽斯思想的启迪, 桑戈尔重新研读了西方哲学家的经典著作, 并由此获知, 希腊人也曾把直觉理性置于首要的位置。他甚至发现, 理性主义的集大成者笛卡尔本人也将感觉视为理性的一个方面。^⅔ 在桑戈尔看来, 弗罗贝纽斯比其他任何思想家, 甚至比有直觉主义大师之称的法国哲学家亨利·柏格森更积极地为直觉理性恢复了名誉。正是在弗罗贝纽斯思想的启发和影响下, 桑戈尔将直觉理性置于首要位置, 并提出了黑人精神理论的一个重要命题——理性是属于希腊人的, 而感情则属于黑人。^½ 笛卡尔提出“我思故我在”, 桑戈尔则反其道而行之, 提出“我感故我在”。^¼ 桑戈尔写道: “感觉……是黑人的天赋, 黑人正是通过一切感官: 如视觉、听觉、味觉、嗅觉和其他叫不出名的感官来体验与把握外部世界的。”^⑧

(二) 弗罗贝纽斯关于每个种族或民族的文化各具特色和优势及不同文明存在互补性的观点成为桑戈尔“文化混血”理论的重要来源

¹ L opold S dar Senghor, *N gritude et Germanit* ③, in *Libert* ④ *N gritude et civilisation de l' universel*, Paris, le Seuil, 1977, p. 344.

④ Cf. Leo Frobenius, *Histoire de la civilisation africaine*, Paris, Gullimard, 1936, p. 25.

⑤ Leo Frobenius, *Le Destin des civilisations*, Paris, Gullimard, 1936, p. 114.

⅔ L opold S dar Senghor, *Les Le ons de Leo Frobenius*, in *Libert* ④ *N gritude et civilisation de l' universel*, Paris, le Seuil, 1977, p. 400.

½ Cf. L opold S dar Senghor, *Libert* iv, *N gritude et humanisme*, Paris, Editions du Seuil, 1964, p. 24.

¼ Cf. L opold S dar Senghor, *Libert* iv, *N gritude et humanisme*, Paris, Editions du Seuil, 1964, p. 18.

⑧ L opold S dar Senghor, *Libert* iv, *N gritude et humanisme*, Paris, Editions du Seuil, 1964, pp. 202- 217.

弗罗贝纽斯认为，文明并非如实证主义者所说的是一个种族、民族或其他社会集团共有的事实的集合；而更多的是一种精神状态，它通过文化来体现，而文化是文明的精髓。弗罗贝纽斯或许是最早明确提出文化或文明是有机体这一观点的西方学者，他在1898年出版的《非洲文化的起源》一书中对此做了详细论述。在弗罗贝纽斯构筑的“文化形态学”中，人类文明一般都是经过童年、青年、成年等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童年阶段是人类文明的艺术阶段或创造阶段，在这个阶段，感觉或“直觉理性”是最为活跃的，因而也是人类文明最丰富多彩的阶段。进入青年阶段，意志和推论理性开始发展，并通过它们的互动关系来验证感觉和直觉。在这个阶段，人类活动不仅从事为满足自身生存所需的物质生产，且从事满足精神需要的艺术创作。成年阶段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颓废时期，其特点是推论理性胜于直觉理性，实际应用胜于艺术创造，生命的压迫胜于生命的存在。弗罗贝纽斯的“文化形态学”旨在说明，既不存在原始民族，亦不存在原始种族，所有的民族或种族都要走过人类文明发展的童年阶段；不同的只是有些民族或种族还保留着童年阶段的开创精神，而有些却已摒弃这种精神，进入以实用主义为特征的成年时期。¹这或许也是弗罗贝纽斯将德国文明和埃塞俄比亚文明（即非洲黑人文明）一同列入具有神秘色彩的东方文明的缘由之一。在他看来，这种文明属于“尚没有在灵魂和知性之间失去平衡的文明”。弗罗贝纽斯进而提出，“感觉事物的文明”与“感觉实在的文明”之间是可以相容的，而推论理性与直觉理性的结合是人类文明发展的趋势。诚如斯言，“在未来，文明所扮演的首要角色就是将创造的天赋与最伟大的能力结合在一起。”^④

弗罗贝纽斯的上述思想观点对黑人精神运动倡导者的影响，主要在于它帮助他们确立了一种“新的非洲观”。这种“新的非洲观”主要由下列要素或内容构成：每个种族、民族或社会群体均有其独特的文化；世界各地的黑人文化存在着某些共同的特征；就价值层面而言，非洲黑人文化并非天生低于其他文化；西方所崇尚的推论理性并非惟一的甚至是最好的理解其他文化的工具，要获得对一种文化深层的认识，必须掌握该文化的特性，而要做到这一点需要依赖直觉。^(四)

弗罗贝纽斯关于每个种族或民族的文化各具特色和优势及不同文明存在互补性的观点也成为桑戈尔黑人精神理论的重要来源。正是受弗罗贝纽斯思想及“生物混血”（*m tissage biologique*）的启发，桑戈尔提出了“文化混血”（*m tissage culturel*）的观点，后者构成了其黑人精神理论的重要支柱。桑戈尔在《黑人特性与德国特性》一文中明确指出，如同德国人并未将自己封闭在神秘主义中一样，以“直觉理性”为特征的非洲黑人文明同样也向“推论理性”开放。桑戈尔还特别强调人类文明最理想的状态是建立在文化交流及优势互补基础上的，用他本人的话说，“未来属于‘混血文明’”（*civilisations m tissées*）。^{1/4}

（三）弗罗贝纽斯的“文化世界主义”，即文化全球性观点为桑戈尔的世界文明或建立国际文化新秩序的思想提供了理论基础，这或许也是弗罗贝纽斯对黑人精神运动的首要贡献

文化全球性观点在弗罗贝纽斯的非洲学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他始终试图通过鼓励不同文明之间的普遍对话来弥合或协调它们之间的隔阂与差异，并在此基础上创立一种惠及整个人类的新型文明。弗罗贝纽斯在《文明的命运》一书中将这种思想主张抽象概括为“文化世界主义”（*cultural ecumenism*），其目的是使人类文明在感情与意志，灵魂与思维之间保持一种平衡。弗罗贝纽斯始终抱定人类文明同一性的信念，并认为这种同一性是人类文明的本质，它超乎于其表象所呈现的多样性之上；“文化世界主义”将是人类文明的不同形态相互接触、交流、融合、和睦相处的结果。

弗罗贝纽斯的“文化世界主义”无疑是促使桑戈尔对建构在民族或种族基础上的“文化民族主

¹ See L opold S dar Senghor, op. cit., p. 85.

^④ L opold S dar Senghor, *N gritude et Germanit* ③, in *Libert* ④ *N gritude et civilisation de l' universel*, Paris, le Seuil, 1977, p. 340.

^(四) See L opold S dar Sengher, op. cit. pp. 8- 9.

^{1/4} L opold S dar Senghor, *N gritude et Germanit* ③, in *Libert* ④ *N gritude et civilisation de l' universel*, Paris, le Seuil, 1977, p. 344.

义”进行反思的主要原因之一。桑戈尔本人亦不讳言，并多次强调是弗罗贝纽斯帮助黑人精神运动走出了初始阶段黑人民族主义狭隘的小圈子。或许正是意识到了文化隔绝或文化孤立的危险性，桑戈尔反复强调黑人精神运动是为了唤醒黑人的种族意识，而不是狭隘种族主义意识的原因所在；也正是受到弗罗贝纽斯“文化世界主义”的启发，桑戈尔提出了建立世界文明的新构想，尽管他对实现这一目标的前景并不过分乐观。

客观地讲，桑戈尔的世界文明构想与弗罗贝纽斯“文化世界主义”的观点既有相同之处，也有自身的特点。首先，基于文化“第一性”的观点，桑戈尔认为文化不是政治和经济的表现，而恰恰相反，是政治和经济的基础和最终目的。¹ 据此，桑戈尔强调必须首先建立国际文化新秩序，否则就不会有国际经济新秩序。其二，由于“在这个世界中，每个大陆、每个种族，每种文化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④，桑戈尔认为，黑人精神首先必须是在超越“世界范围的紧密结合”前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对自我的肯定。其三，桑戈尔全球观念的最终目标是建立一种新的世界秩序——“泛人类文明”（civilisation panhumaine）。在这一秩序中，任何文化都将受到尊重，并允许其特殊价值融入人类其他文化之中。桑戈尔还特别强调这种“泛人类文明”是一种世界文明（Civilisation de l’Universel），而不是“普世文明”（Civilisation universelle）。桑戈尔在其《自由》文集的第三卷《黑人精神与世界文明》一书的前言中指出，世界文明是 21 世纪人类文明发展的方向，它是建立在文化对话基础上的。他还在《自由》文集的第五卷《黑人精神与文化对话》一书中专门论述了文化对话在建设世界文明过程中的重要性。

（责任编辑：詹世明 责任校对：吴传华）

• 资料库 •

非洲国家将建“绿色长城”

2005 年 7 月 13 日，塞内加尔总统瓦德在达喀尔宣布，非洲国家领导人积极响应非洲联盟执行主席奥巴桑乔的建议，决定建立一条横跨撒哈拉地区的“绿色长城”。

瓦德说，这条宽 5 公里的绿化带将西起塞内加尔的达喀尔，东至吉布提，横跨塞内加尔、马里、尼日尔、乍得、苏丹、埃塞俄比亚和吉布提等国家。有关国家将投入必要的财力、物力和人力，植树造林，以尽早建成绿化带，抵御撒哈拉风沙的侵袭，遏制沙漠化，造福于子孙后代。瓦德还指出，撒哈拉地区蕴藏着丰富的自然资源，有待开发和利用。随着“绿色长城”的建立，那里将出现许多沙漠绿洲，从而改变这一地区的生态环境，促进其经济发展。

据联合国公布的材料，非洲是全球沙漠化的重灾区，已有 10 亿多公顷土地沙化，占其干旱土地的 73%。由于持续的干旱和水灾，非洲的植被严重受损，人们为了生存，被迫毁林、毁草，过度开垦土地，超载利用牧场，形成了“贫穷加剧沙漠化，沙漠化又加剧贫穷”的恶性循环。沙漠化还引起饥荒、社会动荡、政治和武装冲突，加重生态不平衡，导致全球气候异常和生物物种减少。

（资料来源：新华社达喀尔 2005 年 7 月 13 日讯）

（名 士 整理）

¹ See L opold S dar Senghor, *Paroles*, Nouvelle dition africaine, 1975, p. 12.

^④ L opold S dar Senghor, op. cit., p. 88.

Racial Identification or Resource Competition: Root of Sudan's Darfur Conflict

Jiang Hengkun & Liu Hongwu

pp. 9– 13

It wasn't from the early 2003 that violent conflict in West Sudan's Darfur region began to occur. In the early 1980s, large-scale armed conflict had erupted in this region. The root of the conflict lies in Arab nomads in Northern Sudan driven by the Sahel drought going to the south and robbing the non-Arab settlers (e.g. Furs) of their lands. The racial factor is not only the result of the earlier conflict, but also the cause

for recent conflict. This crisis cannot be solved by force. To acknowledge the environmental and ecological roots of the conflict, share reasonably the resources in this ecologically fragile region, restore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structures of the region, resume the traditional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sides, and initiate a new prospect for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is the right way to put an end to this conflict.

Africa: A Winner in WW ⑦

Gu Zhangyi

pp. 14– 18

The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reasons why Africa was a winner in WW ⑦ can be demonstrated as follows. In WW ⑦, the three fascist regimes of Germany, Japan and Italy were completely defeated; the old-line colonialist powers of Great Britain and France were weakened; Africa's strength was strengthened through tak-

ing the opportunities for self-development; and Africa's political awakening and the level of recognition were upgraded. In a word, Africa's victory not only enabled Africa to avoid the misfortune to be oppressed by fascism, but also paved the way for post-war national independence.

Frobenius' Views on African Studies and Their Influences on Senghor's Negritude Theory

Zhang Hongming

pp. 24– 30

The main viewpoints of the German anthropologist Leo Frobenius on African studies can be summarized as follows: Africa has a history and civilization of its own, the black people are creators of African history and civilization, African black civilizations share certain characteristics, different civilizations possess their characteristics and advantages, and interexchanges among dif-

ferent civilizations are the trend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civilization. The above-mentioned points of view developed a school in European academia at that time, they also exerted profound influences on the advocates for Negritude Movement, and became an important ideological source for Senghor's Negritude theory.